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縣開國子顏 師古集註

睦弘傳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

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

之決錄又不作睦字寧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

旁別見氏譜以相附者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

事非經典苟引賢妄相綴託無所取信宜足據乎蕃

音反。宋祁校本云決錄浙本作快欽。少時好俠

漢書卷五十五 班固撰

師古集註

師古集註

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羸公受春秋師古曰羸

姓也公長老之號耳。宋祁校本云俠字上疑有游字以明經為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

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

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

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

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上林苑

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

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

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偃卧於地音居羊反非人

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

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

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

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

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

索賢人

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也

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古禪字也

而

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

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

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

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莊孟

夏侯始昌傳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灾日至期日果灾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傳

夏侯勝宋祁校本三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字戶雅反勝音升或式證反一作升證反

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

宋祁校本云王字下疑有時字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

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

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茲又從歐陽氏問為學

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

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

夏侯始昌 夏侯勝

數出師古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

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

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

光讓安世以為泚語安世實不言宋祁曰言字疑作

泚泚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

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宋祁曰註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

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

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

字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

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首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

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

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劉

夏族

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宣帝初即位欲襲先帝詔丞

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

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

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劉奉世曰氏羌不

在南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歲貉朝

鮮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

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

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

白十六

古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壞周之後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字備天地之禮

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

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

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

未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

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

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

夏後

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

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

者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蝗蟲大起赤地

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

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

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

百九十五

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

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

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

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

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

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夏侯勝

再更冬講論不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關

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

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

吊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

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

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

甚懼焉

宋祁曰曩字疑作廼字

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

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

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

上為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

名不當相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嘗見出

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師古

責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

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

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負侯勝

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也懲勝復為長

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師古曰解說其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

意若人義疏也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

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

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

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學經不明不如歸

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

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

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

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

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

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

與中守同字門上有自別為一家之學為議郎博士至

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

夏侯勝

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

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

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

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

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

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宋本云王字上更有梁字

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

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

課最而被舉故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師古曰以

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

贛常曰得我道以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

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宋祁曰別

卦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

京房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
兌坎者是一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
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
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

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

郎永光建昭聞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

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

然師古曰言且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

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乃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

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

大司八

萬物之類也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灾異可息詔使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

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宰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

朝臣與房會議温室

師古曰温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

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

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

京房

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顯友人五

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

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

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

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

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師古曰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乃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錯改往知來非是

房因

京房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

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今陛下即位已來

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

夏霜冬雷師古曰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

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

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陛下視今為

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劉氏校本云景德本無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

六二六八

房曰今十二字今監本亦無

上曰然幸其喻於彼又以爲

不在此人也

師古曰喻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灾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

所任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爲

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

也如知何故用之

師古曰如若也。劉氏校本云如知字下疑有之字

房

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

師古曰圖謀也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

京房

之謂房白已諭

師古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上令房

上第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

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

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

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劉

氏校本云錢本註師古曰遠離也

建言宜且試以房爲郡守

師古曰立

議云然也

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

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

大六十一

卷之五

漢書

卷之五

李

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

縣自課第殿最。劉氏校本云監抗越諸本第作弟已作以注令長上疑有若字歲竟乘傳

奏事師古曰傳音張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

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以建昭

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

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

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

京房

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

陽消卦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

曰太陰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

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古師

曰言權臣蔽主之明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

故已出為郡守也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

哀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

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放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

所侵色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

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

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

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熱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

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

灾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

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

京房

謂信道也房言灾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

出道人當逐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

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

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

先秦博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

曰趣讀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

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

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止先之死為姚正所笑房至

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并反曰乃丙戌小雨

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

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

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己酉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

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

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

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政令還

涼房一

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

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

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

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

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

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

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

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

小州九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邪說雖安于

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

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

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

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

京房

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衆所

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

忠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

房房曰得無不可

師古曰忠不可也

博曰前楚王朝

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

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

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

功矣

師古曰韋侯玄成也

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

大

房

元

元

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宋祁曰與字疑作予下文同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

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傳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汜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好律歷陰

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官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迺懷邪知益為害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

京房 翼奉

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丁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

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

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

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

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

二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二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放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二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
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

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

之
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

翼奉

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 午酉也 詩曰吉

日庚午 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言日簡擇車馬以出

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茲邪辰未主之** 孟

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茲邪 **下方之情**

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

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 **辰未屬陰戌丑屬** 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大

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劉氏校本云申字上有於字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茲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一日癸未也太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

翼奉

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劉氏校本云之氣下有也字平昌

侯比三乘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

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

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甲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

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

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

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

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

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

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

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

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

翼奉

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

正來反我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小邪故也

見者反正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

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

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

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䟽而時精其效同功

必三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

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

三九 卷之三 三三

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
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宋祁曰興疑作與字。觀性以歷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

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觀情以律

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行敬丁壬主之也律十二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

律也諸仁藏諸用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藏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

翼奉

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

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貢

省苑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

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

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

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

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

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
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
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
獮道縣師古曰獮音桓。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
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
理志獮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
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
可謂之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
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地震
驚馬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

書異奉

通大變深懷懣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
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憐
怛於心師古曰憐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
抹貧民師古曰抹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
曰茂勉也有能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
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曰悉盡也因赦天下
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
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

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

亦類

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

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

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應

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子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

也政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

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

集奉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

是以大道不通至於

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

師古

曰燭照也

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

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

恩

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

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

交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

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

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
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
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
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
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
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異奉

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
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六數三寅

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
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

精歲本首王位

張晏曰
春也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

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
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

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

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

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

大方二十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
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
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
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
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
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

翼奉

設負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
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
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

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

曰註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唯陛下財察

師古曰財與裁同

明年夏四

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
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
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

自信今白鶴館

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灾字

以四月乙未

時加於卯月宿元灾與前地震同法臣奉

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

卒其終始

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

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

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

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云累年之畜所繇

來久

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

不改其本難以未正迺

翼奉

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

人美之

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

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

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

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

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

六二九文

積土其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

又下遺詔

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

宋

祁曰洽疑作給

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云常云常

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

成臯右阻颍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師古曰鄉

讀曰嚮介隔也疑也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

翼奉

而入教倉君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

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

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工

萬陛下共已云為

師古曰共讀曰恭

按成周之居兼

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

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曹居

而改作

如淳曰曹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曹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

故

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云復繕治宮

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

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

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

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其事

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

耳師古曰甫始也。劉氏校本云天上少有字然周公猶作詩書深

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

紂師古曰周書二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紂母若殷三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

翼奉

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

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

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

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

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召曰

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云周召之佐師古

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

曰邵

大司公六

菜色或至相食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地比震動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

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

繇此

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

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

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

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

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

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

書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

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

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云以加此唯陛

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

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

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

之道臣奉愚贛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
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
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
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
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傳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
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

翼奉

李尋

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
進方進亦善為星曆除尋為吏數為翟侯
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
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
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

師古曰

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

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

大序

十一

李

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太微四門廣開大

道也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

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

劉放曰正言星宿何故忽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

言也。劉氏校本云夾張當作夾長言也當作言之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

女宮謂軒轅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

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責其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

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說諛諛之言任佗佗

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說說小善也

子逢孫揚孫之言言鄭可龍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穀三帥盡獲匹

馬隻輪皆無反者諛音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

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

歸三帥之後

李尋

復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
愆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
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
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
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
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
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
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
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

本字書

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

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各敗將

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

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

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

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

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庶雄為桀

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

子十三

卷之五

卷之五

子

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

入宮

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

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直用反旁

薄郎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

有水灾孟康曰積水一星在河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

於極陽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

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

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

李尋

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宋祁曰正文何字下疑有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

幽囚之象也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

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昌

有德者昌

月蝕有背鄉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

此亦高

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

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云期

師古

曰言可延期得攘灾

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

師古曰屬

者謂近時也

日月光精時兩氣應

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

屬之欲反

此皇天右漢亡已也

師古曰右讀曰祐

何

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

以天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宋祁曰註文言當有賞八公養士四字

諸闢茸佞調抱虛求

進

師古曰闢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調古諂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

若此之徒

宋祁曰聞字當改作聞

皆嫉善憎忠壞天文

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

師古曰趨字與躍同湛讀曰沈

李壽

為主結怨於民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宜以時廢退不當

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

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

效可信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

令適傳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

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

不至請徵韓放

服虔曰姓名也曉水

掾周敞王望可與

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
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間者水出
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
用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
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
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
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
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

李尋

曰過猶謬也

食太官衣御府父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

堂殿在未央宮

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師古曰比類也

復時見延

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

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

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

宿音先就反留音方救反

考之

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

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

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

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

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

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晝昧云光師古

曰晝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

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

李尋

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

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

營師古曰營謂繞也宋祁曰謂繞惑之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

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喻師古曰喻與愈同小臣

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

多矣其各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

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

彊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
毋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
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
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宋祁曰浙本官位二字日
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
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
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曰註文
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
陰衆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
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

李尋

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
同也言百

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
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

侯之象也朝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

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

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二道春夏南行南頭
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

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
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
康

曰軒轅南
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

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
厭師古曰音烏點反此

九十九

為母后與政亂朝

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

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屋大柱小可為寒

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

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

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

其盛疆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

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

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李尋

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

之營惑往來亡常

劉放曰營當作熒

周歷兩宮作態

低印

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宋祁曰註

文義字疑作象

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

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

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

既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宋祁曰註末疑少晉灼

曰行遲貌六字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

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

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

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宋祁曰註文西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不以時解其憂

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宋祁曰註末當有細字誅放佞人

李尋

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師古曰滅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

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

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弗師古曰

曰弗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

右陛下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劉氏校本云陛下字下少也字宜深

大司馬

長

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曰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

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江

浙本作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

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灾秋

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温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宋祁曰罰疑

李尋

作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

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

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

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良卦象辭

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

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

大司馬

猶抱鼓之相應也

師古曰抱擊鼓之推也音早其字從木口

今朝廷

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

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

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

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

始所生

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

水為準平王

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

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

師古曰周書洪

李尋

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

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

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

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音二犬反澮音工外

反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騰者也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

不善故百川又沸騰也劉氏校本云註末少也字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

之屬

師古曰皇甫卿士周至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

唯陛下留意詩

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
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上位震應妃后
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
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
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
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
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
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

李綱

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

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

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

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

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

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

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

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

馬不伏歷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

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

雅文王之詩也己解於上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云

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

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

師古曰言在所以勸

厲之。劉氏校本云監本無兩之字人字上有中字

詔書進賢良赦小過

李尋一

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

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

事誅滅智者結舌

師古曰不敢出言也

邪偽並興外戚

顓命

師古曰顓與專同

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

亂

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

大

五

五

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劉氏校本云也字

術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

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

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云以異

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

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

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

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劉

放曰術一覆復字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

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

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

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

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

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

以尋言且有水灾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

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
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
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
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
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
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
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
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

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
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
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
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
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
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
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
異屢數師占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

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宋祁曰

下得字可刪。劉敞曰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

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口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劉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

言大運壹終更紀

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

李尋

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

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

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宋祁曰連字一本

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

惟漢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

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得天助也。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干字

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滿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

李尋

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

由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

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

日過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冥卒無嘉應久

早為灾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

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

過矣宋祁曰為字當作謂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

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

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
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
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傾覆國家誣罔
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
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

易春秋

師古曰幽深贊明也。宋祁曰註文幽深下當有也字

然子贛猶

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師古曰謂易辭文

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師古曰性命玄遠天

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

貢之言也。劉氏校本云聞下疑有也字漢興推陰

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

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

師古曰仿

與髣

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

屢中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

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

仲舒下吏夏彥囚執

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

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眭兩夏彥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正文查萬貫降案伯致拾玖字

註文肆降案伯捌拾玖字